

兵學ヲ講シ時ニハ生徒ヲ指シテ説明セシメテ辯解ニ熟セシメ或ハ宿題ヲ設ケ最モ明瞭ニ最モ簡便ニ最モ智巧ニ應答シタルモノヲ賞シ之ヲ生徒ニ讀聞カセテ之ヲ勵マシタリ

余ハ此方法ヲ試ムルコト二三週間全校擧テ歩兵ニ熱心シ競テ之ヲ勉強スルニ至リ余ノ大主意ノ一部ハ満足ナル結果ヲ與ヘタリ

斯ク云ヒ終テ彼ハサモ愉快ラシク大杯ノ酒ヲ一呑ニ干シタリ

(未完)

文苑

含翠軒記

梧園笠間益三

沿銀水而東一里路左轉遙見老松數幹鬱蒼環立而厦屋隱見於其間是舊藩世卿立花君之居也君世居於柳城之西郭是其別墅也而祖先以來之塋在焉明治維新廢藩爲縣於是爲藩之世卿大夫士者一旦間散無職事或卜居於海濱而事漁焉或買山購田而避喧焉君亦辭城郭而就居於茲余前年來住於此郡也距君之居不甚遠以故得時往來而接咳焉一日侍君而飲偶見盃有含翠之歎因問其故君笑曰是吾軒號也子蓋爲吾記之余對曰夫松不過爲一植物耳而其能鬱々含翠嚴霜不能凋焉大雪不能撓焉者果何以能然也所恃者以堅牢不屈之氣貫其中耳夫人亦如此能臨大事處至難而不惑不懼者守志堅而自知明也在昔有馬之役君祖宗繁君自奮不顧裏重創冒

矢石而先登能立奇功焉、方曾祖父良機君之時、藩治頹弛、良機君大憤之、輔藩侯痛除其弊、既而讒謗如蝟毛而起、良機君不少屈、猛斷果決、竟能更張藩治、雖治亂異時、而其犯万死而不顧、排讒口而不屈者、是皆守志堅、自知明、而後可庶幾焉、然則是謂之二君之舍翠、可也、余想君徃諤於祖先之瑩、追想當時、則俯仰低徊、蓋有不勝感慨者焉、而後歸眺家園、則老松夭矯、磊落鬱然、獨秀出於百卉之中、一區顧之間、豈得不惕然自警哉、君性謙讓、仁惠、愛才、下士、鬱爲一郡之望、而年尙壯、宜襲二君之遺烈、餘光、而不敢怠也、而今也、時屬至治、雍熙和穆、綱紀大張、君雖欲倣二君之所爲、而不可得也、然則其果無所爲歟、曰否、王政復古以降、政體大變、不論閥閱、不問士庶、擢賢舉能、雖小善一藝之士、皆無不見用、况天子嚮下大號令、將不出五六年、而使士庶皆參於大政、士之欲有爲者、宜預講究邦家之利病、討論將來之要務、以爲之備也、然則君之有所爲於今日、非二君之於昔日之類也、雖然、物隨時而移、情因勢而變者、人世之所不能免也、近來所謂政黨者、大起、甲詆乙譏、議論風生、雷發如沸、如羹、未能辨其孰是孰非也、士之介立於其間者、能辨明真僞邪正、不爲時勢所變移者、有何所恃而然也、無他、以守志堅、而自知明也、然則自今君之所謂舍翠者、蓋將有在焉、君大喜、乃復浮一大白、退而爲之記云、

元旦口號

硯友會員

森田 一雄